

# 天鹅

主编:文天心  
执编/版式:毕诗春  
美编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:  
hlrbte@163.com

1

山子头上滚着汗珠,飞也似地从树林里跑回家。刚进大门口就急切地喊道:“奶奶!奶奶!你快救救这只啄木鸟吧,它的腿和膀子折了。”“是啥东西!伤了我的同行?快让我瞧瞧。”那声音像被岁月称量过,不急不缓地落在空气中,连尾音都带着沉淀后的圆润与端庄。随着话声,木刻愣里走出一位身材匀称,小巧玲珑,目光如隼的女人,岁月的年轮在她眼角留下了智慧的诗行,举手投足间的端庄,如万木从中亭亭玉立的白桦树,即使不再枝繁叶茂,但仍是风韵不减,而那低沉的话语蕴藏着深沉的力量。她便是老爷岭下十里八村,妇孺皆知的土大夫,人称施药姑。她最擅长接生婴儿,一手祖传的正骨术令人叹服。山里人的小病小灾都着手可除。施药姑说啄木鸟是她的同行,并不令人费解。因为森林医生是人们对啄木鸟的昵称,一只啄木鸟每天能吃掉上千只树上的害虫。山子喊她奶奶,山子是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,他捧回的是一只像鹤鹑一样大小的啄木鸟,右腿和右翅膀已经折断耷拉下来,偶尔左翅膀还能扑棱一下,施药姑让山子把啄木鸟轻轻地放在桌子上。那只啄木鸟朱红的头顶像帽盔,黑色的羽毛点缀着成排的白斑纹,煞是好看。它似乎很通人情,痛苦的眼中带有几分祈求。施药姑叹了口气道:“这是一只公鸟,伤得不轻啊!看样子不是人为,像是啄木鸟的对头雀鹰干的。”

山子急切地问道:“奶奶你能治好它吗?太可怜了。”施药姑仔细地检查了啄木鸟的伤势道:“人的骨头都能接好,何况一只鸟了,快去找根筷子来。”山子听了奶奶的话,悬着的心稍稍落地,他深信奶奶的医术。山子飞快地从碗架子里抽出一根筷子来,施药姑用一把小刀把筷子切成几段,涂上一层红伤药,用细线缠在啄木鸟的伤腿和翅膀上,然后涂了一层药,用纱布捆好。松了口气说:“山子,这鸟的伤没事了,你放心吧!不过我教你的《本草纲目》上咋说啄木鸟,还记得吗?”

“啄木鸟小如雀,大如鶲。钢爪利嘴……”

“其药用价值呢?”施药姑又问。山子又背诵道:“啄木鸟肉性温,味甘平,归肝脾经,具有滋补作用……”

施药姑暗赞山子的记忆力,她把伤鸟放进笼子里说,啄木鸟能治树病,死可医人疾。小小的飞禽比人都强啊。说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人不如禽兽,施药姑说得很轻,却如重锤敲击得山子的耳骨嗡嗡作响。



# 啄木鸟

□唐帆

2

山子情不自禁地想起爹妈来,他们在山里的木帮做事,爹是楞场(储存整理木材的场所)的百十来号人的把头,伐树、归楞、放排样样在行。俗语有云:天下行都鸟泱泱,只有杠力靠肩膀。山子爹五短身材车轴汉子,肩膀又宽又厚,见过的人说能摆两个大海碗。小杠落在肩上稳稳当当,千八百斤横躺竖卧的圆木,被他摆弄得顺条扬的。

山子爹有使不完的力气,人们常说他是铜背铁腰钢肩膀,大山倒了也能扛。山子妈在楞场伙食房子做饭,她贴大饼子贴得又好又快,一手和面,一手抓起面团贴在热锅上。做熟的大饼子上都留着五道手指印,煞是好看。木帮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巧手饼。山子还偷偷地学会了爹爹抬木头时的领唱的号子——

哎嗨嗨哟(群和)嗨哟  
哈腰挂那个嗨哟  
挺起腰那个嗨哟  
挺起腰杆那个嗨哟  
起步走那个嗨哟……

抬木号子,简短准确清晰,把头唱得高亢悠长悦耳,伙计们回应得整齐浑厚有力。这号子实际上是把头发布的指令,要求伙计们步调一致。山子爹不让山子唱抬木号子,他说:“你爷爷死在归楞上,我在木帮吃了半辈子的苦,我儿子绝不能再干这行当了。”于是山子便跟奶奶学了大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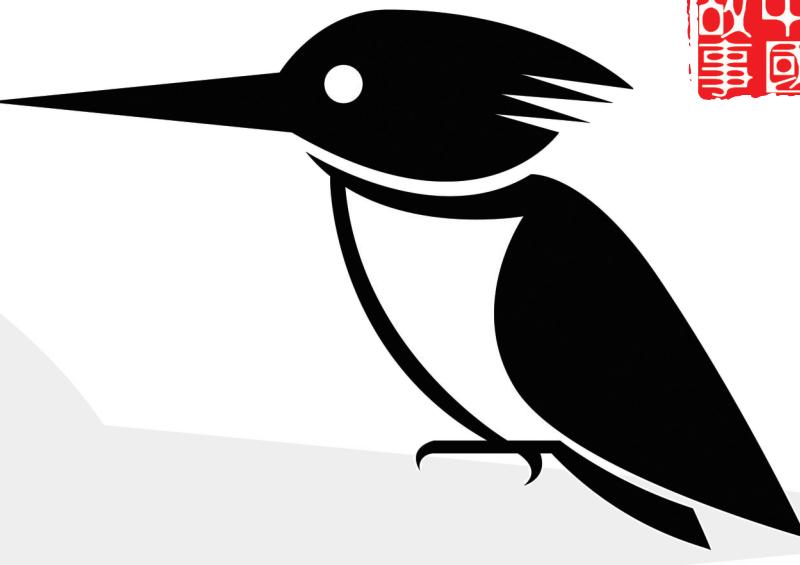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,在山子爹楞场生意做得风风火火的时候,日本人强行霸占了楞场,逼迫山子爹他们大量地砍伐木材。一天午饭后,山子妈正在收拾碗筷,楞场的日本把头突然闯进厨房,企图实施不轨,山子妈拼死反抗,撕扯声传到门外,慑于鬼子的淫威,几个工友面面相觑,山子爹闻讯赶来,而那鬼子把头气焰嚣张至极,并拔出手枪威胁,还要杀了他们。山子爹趁其不备用小杠把那鬼子的脑袋砸得粉碎,夺了手枪,带领十几个不堪欺辱的木帮兄弟,加入了救世军(抗联的一支部队)。

3

施药姑小心翼翼地把啄木鸟放进了已撤掉横梁的鸟笼里,盖上一块黑布高声喊:“山子把鸟笼子拎到屋去!”这一声喊拉回了山子的思绪。山子看到鸟笼盖了一块黑布,不解地问奶奶:“鸟笼盖布干吗呀?”施药姑解释说:“盖布是让伤鸟分辨不出黑天和白日来,多睡觉以便疗伤。”“奶奶,我知道了,我去找叶儿,扒箭杆虫给啄木鸟吃。”山子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春阳的柔光如同母亲的双手,慈爱地抚摸着被冰雪严寒折磨一个冬天的大地,纳葛里村享受到了一丝温暖。山子找来了小伙伴叶儿,说了扒箭杆虫子的缘由,叶儿欣然应允。他们两个扒了半大瓦罐子箭杆虫,兴冲冲地跑回家来,刚好施药姑把鸟笼子拿到屋外,那只啄木鸟正支撑着叨食着施药姑给弄的小米和黄瓜籽,还有她刚从小溪里捞回来的河石榴鱼。

啄木鸟以虫子为主食,冷不丁地吃了点小米和黄瓜籽,河石榴鱼像改善了伙食一样,味蕾大开,再啄食一些箭杆虫子,吃得饱饱的。施药姑告诉山子和叶儿,受伤的啄木鸟每天要晒太阳,上午下午各晒三个时辰,伤才能好得快。必须每天换一次药,并关注伤口的恢复情况。啄木鸟在山子家治到十五天,施药姑把啄木鸟伤处的药布撤掉,仔细检查一番,见其恢复如初。对山子和叶儿说,它可以回家了。山子和叶儿万分不舍。施药姑打开鸟笼说,“林中啄木鸟,岂能困樊笼。”那鸟儿展翅腾空,在山子和叶儿留恋的目光中,脆鸣几声绕着房屋飞了两圈,似乎是向救它的人告别。然后箭一样射向森林,伤愈合后没有妨碍它的飞翔。瞬间林深处传出了笃笃笃!短促而有节奏的敲击声,仿佛是大森林天籁之音中伴奏的鼓点。



## 日常书写

## 与精神远征

胡志文近年诗歌创作解读

□李犁

在中诗网及在各种报刊发表近百首诗作的秦皇岛诗人胡志文,以生命积淀为底色,将个人记忆、自然万象、文化肌理与生命哲思熔于一炉。其作品既扎根日常肌理,又升腾为精神叩问,从《鸿雁》组诗的灵魂翱翔到《菜园》的田园栖居,从《莫高窟》的文化回望到《暮年畅想》的生命澄明,更有《自行车》承载的时光重量,构建起兼具烟火气与精神重量的诗歌世界。这些诗作以具象可感的文本为骨,以细腻丰沛的情感为肉,在美学维度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,更在诗学层面完成了对“日常诗意”与“生命本质”的深度解构。

胡志文对自然意象的塑造,突破了传统山水田园诗“借景抒情”的单一框架,赋予草木鸟兽以鲜明的精神品格与哲学指向,重构了自然书写的当代范式。《鸿雁》一诗堪称典范,诗人以精准笔触勾勒鸿雁的生命姿态:“鸿雁,在无垠的天空中翱翔。风雨交加,不曾退缩,雪虐风饕,依旧前行”,寥寥数语便刻画出坚韧不屈的形象——这里的“风雨”“雪虐”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写实,更暗喻人生历程中的困境与挑战,鸿雁“不贪恋温暖的巢,恪守与季节的约定”的选择,实则是诗人对“坚守”与“超越”的精神注解。尤其“雪地爪印忽而被掩埋,无所谓,它已忘记曾经来过”一句,将鸿雁的“征途意识”推向极致:不沉溺过往得失,只专注当下前行,这种对生命姿态的提炼,使鸿雁从自然生灵升华出“挣脱世俗羁绊”的精神图腾,彻底跳出了古典诗词中“哀鸿”的悲苦隐喻,构建出更具当代精神的自然象征体系。《梅花》则以另一重维度诠释自然意象的精神内涵,完成了对“人格理想”的诗意投射。诗人将梅花置于“季节的深巷”,定位为“寂然不动的守望者”,“寒风为伴,用霜雪做成铠甲”的描写,赋予梅花对抗严寒的具象力量——“铠甲”一词极具张力,既贴合梅花枝干坚韧、花瓣耐寒的物性,又暗喻不向困境妥协的精神防线。而“不屑于迎合、斗俏,只做报春的使者”的定性,更是对世俗功利心态的隐性批判,梅花“在雪地里燃烧”的红色意象,最终升华为“坚守本心、不媚世俗”的人格符号。这种书写的高明之处在于,它从未脱离梅花的自然属性空谈哲理,而是让精神品格从物性中自然生长,实现了“物”与“我”的完美融合,为当代自然诗歌提供了“以物喻志”的鲜活范本。

胡志文对日常场景的诗意重构,最具突破意义的在于:他拒绝将日常等同于“琐碎”,而是通过细腻的细节捕捉与情感注入,激活平凡场景的精神价值,让日常叙事生长出深刻的生命诗学。《公园乐队》将目光投向群体日常,挖掘“退休生活”的精神亮色。“晨曦走进公园,花草清香编织起梦的藩篱”,开篇便营造出静谧而充满希望的氛围,随后聚焦乐队场景:“竹笛悠扬,穿透湿润的空气;二胡婉转,诉说岁月的往昔;萨克斯风,吹出不羈的豪情”——三种乐器的音色差异构成听觉的层次感,竹笛的“悠扬”对应自然之美,二胡的“婉转”承载岁月记忆,萨克斯风的“不羈”彰显精神活力,三者共同勾勒出退休群体“多元而丰盈”的精神世界。尤其“指挥登场,身姿挺拔坚毅,手臂挥舞,似在海上扬起旌旗”的比喻,将乐队指挥的动作升华“为精神引领”的象征,而“皱纹悄然隐去,在岁月深处,找回了青春的自己”的结尾,更道出“热爱”对生命的滋养:日常的音乐演奏,不仅是娱乐活动,更是退休群体“对抗衰老、重拾自我”的精神方式。

胡志文的诗作始终保持着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与对时空的敏锐感知,他不满足于对文化遗迹的表面描摹,而是通过意象重构与情感注入,搭建起古今对话的诗学桥梁,让历史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。《莫高窟》一诗以文化遗迹为切入点,开篇便以“几簇花枝,摇动着沙漠的绿风”营造出苍凉中的生机,与“千年石窟,守望着岁月的坚贞”形成动静对照——“绿风”的鲜活与“千年”的厚重形成时空张力,暗示文化遗迹在岁月流逝中始终保持的生命力。《信念》将精神追求置于西域高原的时空背景中,构建起“信仰与自我”的对话维度。“西域高原,雪山连绵,洁白刺眼的山峰,隐入湛蓝的天穹”,开篇的空间描写便营造出肃穆氛围——“洁白”“湛蓝”的色彩选择,象征信仰的纯粹与神圣,“冈仁波齐山”“经幡”“玛尼堆”等意象接踵而至,传递出信仰的庄严性。《青纱帐》则在个人记忆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,书写时空流转中的生命轨迹,完成了对“故乡情结”的深度解构。

所有题材与意象的铺陈,最终都指向胡志文诗歌的核心——以“返璞归真”为底色的生命诗学,这种哲思在《暮年畅想》中得到集中彰显,更构建出退休群体“积极自洽”的精神范式。诗作开篇便直击生命本质:“人生,是一场孤独的旅行,没有朋友,心灵会在黑暗中哭泣”,坦然承认存在的孤独性,这种坦诚打破了对“晚年生活”的浪漫化想象,更具现实质感。面对“岁月流逝,青春不再,社交场的喧嚣,渐渐远去”的现实,诗人并未陷入消沉,而是构建起足自的精神世界。《梦境》则以隐喻手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复杂性,展现生命哲思的另一维度,与《暮年畅想》的豁达形成互补。

胡志文发表的近百首诗作,以具象化的文本呈现了从日常到精神的完整路径,自然意象在他笔下成为精神图腾,日常叙事生长出生命诗学,文化时空承载着精神守望,《自行车》等诗作更让旧物成为时光的容器,最终汇聚为“自我和解”的生命智慧。这些作品最可贵的价值在于,它打破了“深刻哲思必须依赖宏大题材”的创作误区,证明日常场景、平凡生命、文化遗迹、寻常旧物,都足以成为承载深刻思考的载体;更打破了“退休创作只能怀旧”的刻板印象,将退休生活定义为“精神的再出发”的新阶段。无疑,这些孜孜探索,为当代诗歌注入了“接地气、有温度、有深度”的创作活力。



更多新闻  
请关注  
龙头新闻APP  
妙赏频道